

对《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人格面具”探析

何梦玲

(湖南大学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12)

摘要: T·S·艾略特是现代派的美国诗人。《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是他早期诗歌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主要表现出的是主人公矛盾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本文试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人格面具”及人格分析等理论, 对这首诗歌进行具体的分析, 认为主人公是受消极的“人格面具”影响, 导致其自我意识上呈现出异化状态。该分析对探究诗歌中主人公迷茫及空虚的生存状态有一定作用,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人格面具, 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人格面具; 《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 自我意识; 异化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艾略特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作为他早期创作的诗歌,不仅代表他对诗歌新的理解,更是与正式的美国诗歌传统相分离。它无疑是美国诗人写的最具“现代性”的诗歌,也是继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以来最明显的原始美国诗歌。[1]^{P37} 庞德称他是唯一的一位美国诗人“为写作做了充分准备”,并且“自己训练自己成为具有现代化特色的人”。[1]^{P38} 从《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问世以来,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像现代性角度、哲学角度和认知角度等,对该作品进行探讨研究。但不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有一点不变的是,诗歌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浮华、虚空社会中迷茫而矛盾的人。艾略特在该诗歌中频繁地描写主人公提问题“我敢吗?”,这种独白式的疑问其实就是一种犹豫和对自我的否定,也可以解释为是荣格“人格面具”中的消极表现。本文尝试从荣格的“人格面具”中消极的“人格面具”来分析主人公的一系列自我意识和表现,更好地理解主人公和诗歌的主题。

二、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persona)这一概念是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荣格创立了分析心理学,以其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而著称。人格面具是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一,也被荣格称为从众求同原型(conformity archetype)。他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原型有四种最为突出:阿尼玛(anima)、阿尼姆斯(animus)、人格面具(persona)和阴影(shadow)。在荣

格心理学中,人格面具被定义为“保证一个人能够扮演某种性格,而这种性格不一定就是他本人的性格。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形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2]^{P30}因此,人格面具是基于个体应对外界的一个体系。

叶芝也曾提出过面具理论,面具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必要情况下呈现适宜外表的方法,它还涉及如何把所有情况都融入到一种经验和性格中,如何掌控自我,以及如何通过自我掌控外部世界”。[3]^{P36}叶芝的面具理论与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由于人格面具大部分处于无意识之中,只有很少部分能被自我觉知,而自我意识积极接纳的内容形成了自己及人格面具的一部分,于是自我就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倾向。人格面具只是代表了向公众展示的部分人格,是让别人看到的自己,而并非“真正的自己”,人格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被隐藏在面具后面。所以说,人格面具是人们适应社会要求的结果,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具有欺骗性,有其消极的一面。当一个人过分热衷和沉湎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并将这一人格面具等同于自己,那么人格中的其它面就会受到排斥,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与极不发达的人格其它部分之间就会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使人逐渐与自己的天性相疏远而陷入一种紧张的异化状态。这种结果一方面表现为由于自己成功地充当了某种角色而骄傲自大,致使周围的人遭受强权统治,痛苦不堪;另一方面表现为压抑了他身上其它人格方面的发展,一旦达不到预期目标,一旦别人对个体表现出漠视,他就感到了自卑,会自怨自艾,感到与集体疏远,体验到孤独感与离异感。这就是消极的“人格面具”。

三、人格面具下的普罗弗洛克

《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诗歌的主题就是年轻的普罗弗洛克在去赴约途中的所思所想,他时而快乐,时而忧郁,不断地自言自语。整篇诗歌展现出的就是他的犹豫和焦虑自卑的心情。他不停地幻想,却没有一样具体地行动。普罗弗洛克的现象其实反映的也是现代社会的病态和虚无状态。

普罗弗洛克生活的环境就是一个充满着压抑感与虚伪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戴有伪装的“人格面具”。诗歌中有几处写道:“房间里的女人们来往穿梭,谈论着米开朗琪罗。”[4] 这些女人们对米开朗琪罗这位艺术家并没有多么了解,她们戴着虚伪性的“人格面具”,把自己装成高雅的懂艺术的人,穿梭于舞会、茶会和画室等艺术场所。在这样空虚、浮华的社会中,人们习惯了戴上“人格面具”附庸风雅地过着奢华生活。而对普罗弗洛克来说,他一开始是要摆脱面具的,“那就让咱们去吧,我和你,趁黄昏正铺展在天际,像一个上了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4] 把夜晚比作成“上了麻醉的病人”,从这个意象中可以看出,“麻醉的病人”呈现的是自由的,少了道德等约束的人,他们更忠于自己的思想,卸去了平日里的“面具”。“到满是锯屑和牡蛎壳的饭店”[4],这样的饭店,是脱去了豪华光鲜的外衣的饭店,回归了最真实的样子。普罗弗洛克内心呼吁去这样的地方,其

实是想摆脱“面具”，回归真实。

然而，在这样人们到处戴着虚伪性“人格面具”的社会，普罗弗洛克想要回归真实是注定要受到排挤和冷落的。他一方面想要采取与社会一致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想独立自主，做真正的自己。这就导致了他自我中产生两种相反的倾向，于是就出现了他采用了消极的“人格面具”，“准备好一副面孔去会见你要会见的那些面孔”[4]，他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适宜的社会角色，展现出‘我’的不同变体”。[3]^{P35}，这种消极的“人格面具”表现就是自卑，矛盾，爱幻想。

普罗弗洛克的自卑和矛盾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面对女性时的自卑。爱情在一般人看来，是很美妙的一件事。很多诗人写了有关爱情的诗，像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拜伦的《她走在美丽的光彩里》等，这些爱情诗描写的都是爱情的美好。但是在《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中，我们没有看到对美好爱情的描写，我们看到的是普罗弗洛克“头发中央那块秃斑”以及女性眼中他的样子，“瞧他的头发变得多稀！”“可是他的胳膊和大腿多细！”。[4]对于那些喜欢谈论米开朗琪罗的上流社会的女性来说，普罗弗洛克就是个身材矮小，头发稀疏的中年人，她们不会对他产生爱慕，而是无情地嘲讽。这种嘲讽就导致普罗弗洛克更加地自卑，他表面上一直在强调“准会有时间”，可是这种强调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是因为内心的不自信与自卑产生的，所以他才会一直反问“我敢吗？我敢吗？”，最后他自己也承认“我老啦·····我老啦·····”，因为他无法融入到她们中，所以被迫戴上消极的“人格面具”，没有勇气去追求爱，只能远离人群，自我怀疑。

普罗弗洛克自卑另一方面的表现是他与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作比较，更加凸显了自己的懦弱无能。约翰，拉撒路，哈姆雷特，帝王公侯，在这些人物形象面前，普罗弗洛克是很渺小的。“我不是先知”“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4]。在这些英雄人物面前，他对自己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自己“差不多是个丑角”，[4]这充分体现了普罗弗洛克内心的自卑感。令普罗弗洛克一直困惑的问题就是性欲望和死亡问题，他认为约翰是命运的主宰者，掌握生死，他想与女性交往可是却失败了，这一切都说明他的渺小以及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的绝望无力感。普罗弗洛克的这种妄自菲薄反映的也是现代社会人们的无力渺茫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找不到自我的位置，只能戴着消极的“人格面具”，与集体疏离，产生深深的孤独感与离异感，这其实就是社会的异化状态。

幻想，又称“白日梦”，弗洛伊德认为，“白日梦”的梦境，是一种通过幻觉来弥补现实生活中不足的一种表现，幻想着能在梦境中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5]^{P114}整篇诗歌表现出的其实就是普罗弗洛克的幻想状态。他幻想着去赴约时人们对他的评论，幻想着他在这群上流社会的女性中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度过这次约会以及如何同女性交流。到最后，他更是幻想着“美人鱼在唱歌，一个对着一个”。[4]在这幻想中，一切都是很美好的，美人鱼唱歌可以消除他的烦恼，安慰他的心灵，他能得到快乐。这种幻想是普罗弗洛克无意识地躲在

一张幻想型“人格面具”后面，试图在幻想中获得自信和心理满足。可是，这种幻想最终会在现实中破灭，“直到人类的声音把我们唤醒，我们便溺水而亡”。[4]

四、结语

在《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中，艾略特描写了一个在浮华、虚伪社会下一位中年人在去赴约时的内心活动，它表面上是一首情诗，实际上表现的是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异化心理和孤独感焦虑感，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普罗弗洛克的形象表现出的一个消极的“人格面具”持有过程，在当时的虚无、浮华的社会环境下，普罗弗洛克产生很大的自卑感和迷茫感，他成为了行动上的侏儒，戴上了消极的“人格面具”，产生紧张和焦虑感。普罗弗洛克的这一形象也让我们现代人产生了一些共鸣，现代性的社会是充斥着孤独和冷漠的，大部分人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篇文章为我们分析普罗弗洛克的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我们在现代社会怎样运用“人格面具”具有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 Christopher Beach. 2006.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Poetry* [M].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 [2] 马向真. 人格面具与道德认同危机[J]. 江苏社会科学报. 2007(4): 30-32.
- [3] 傅广军, 马欢. 2008. 叶芝: 谁能看透 (Frank Startup 著) [M].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 [4] 汤永宽译文《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
- [5] 陈盛.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的“人格面具”主题探析[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2): 113-116.
- [6] 王泽琳.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之现代性分析[J]. 文学评论. 2013(10): 100.

Analysis of Prufrock's Persona in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He Mengl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12)

Abstract: T·S·Eliot was a modern American poet.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as one of his early poetry, reflected the protagonist's contradictory and complex inner world.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a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oem by applying the Swiss psychologist Carl Jung's Persona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negative persona, the protagonist tends to be alienated in self 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on analyzing the protagonist's confusion and emptiness. Besides, we can have better cognition about the persona theory, which should be of some social importance.

Keywords: Persona;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Self-consciousness; Alienation